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出飛將譽翕然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七

高宗皇帝七

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日午西風忽起敵衆之攻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北墮田間或墜水俊急令収兵夜敵拔寨去　丙午早御舟次章安鎮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遂與從官同對于舟中　庚戌金人再攻明州　丙辰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故時譽翕然

賞明州戰功　大雷雨

歸之　丁巳婁宿陷陝府守臣李彦仙死之彦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通守職官縣令將佐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戊午張俊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　金兵再攻餘姚縣　己未金兵破明州　夜大雷雨翌日　上謂大臣曰昨雷聲頗厲於占為君弱臣強四裔兵不制所致朕當與卿等修德以應天　壬戌晚雷雨又作上謂大臣曰此與前占無異惟頻發者應速耳　癸亥泊青澳門甲子泊温州港口　丙寅移次温州之館頭先是金人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攻昌國縣欲襲御舟至碕頭風雨大作提領海船張公裕引

大舶擊散之敵乃去　丁卯金人攻潭州　戊辰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勝康提舉亳州明道宮權同知劉
珏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巳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請

換給度牒

令僧道換給已書塡黃紙度牒每道輸紙墨錢十千
從之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金左
監軍昌親帥數萬人圍城相持四十餘日敵不能入
而城中薪糧日竭　辛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

汪藻論將帥罪

言金人爲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衆之尊而偎然未
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不得其術也如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之徒身爲大將論其官則
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

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口伍反少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口甚於敵人陛下不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𤫉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歸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𤫉卒不為用

光世亦但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裼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敵侵兩浙衆與震驚者韓世忠王𤫉使之也失豫章　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　國家罪惡如此而後自明引軍至温道路一空居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𤫉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𤫉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𤫉不救此不可赦當先

福鹽
更建法

斬獎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此令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望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稍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從之福建路歲產鹽一千一百萬斤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歲以三分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給鈔受鹽

四京皆失

駐蹕溫州

分歸漕司許自賣鹽以辦歲計時商販官搬二法
並行靖康俶擾商販殆絕故官迷自鬻歲入課錢四
十萬緡至是份韶行鈔法而奸民乘之盜販者甚衆
二月乙亥御舟至溫州江心寺駐蹕　大中大夫
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吉州居住李回復端明學
士權同知　金人取潭州　丙子敵自明州引兵還
臨安丙戌金人自臨安退兵　丁亥金人取京師權
留守上官悟及副留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為董平
所殺自是四京皆陷沒矣　庚寅　上入溫州駐蹕
州治　辛卯金人取秀州權州事鄧根留本州兵馬
都監趙士醫乘城拒敵城陷士醫為流矢所中而死

給閻廣鹽 鍾相作亂 杜充降金

甲午尚書省言淮鹽道路不通商人皆自京師持鈔引至兩浙請鹽故温台州積下引鈔至多有至二三年者乞令行在権貨務撥給新鈔赴閻廣等請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從之 鼎州人鍾相作亂自稱楚王改元天載自是十九縣皆爲盜區 乙未尚書右僕射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眞州而北宗弼遣人説充許以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金 丙申宣撫制置使張浚聞 上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留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 敵遊騎至平江同知樞密院事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挈家潛遁以府印

兼用才德

付統制官郭仲威丁酉金人大集城下望及仲威皆遁　戊戌宗弼入平江敵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趨石首縣而去　己亥鍾相犯桃源縣知縣事錢景出戰爲所殺　庚子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汾言駕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間有之又素行不修　上曰有德者率惇直或不能辦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爲發運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使在侍從之列若藉其才任於外亦何不可

臣留正等曰世不能無小人固也因其小人而遂絕之使不容於世可乎至治之時君子小人各安

彭原店之戰

其分在易之泰其至治之時歟君子道長而居於內小人道消而居於外是之謂各安其分且君子小人之別安在哉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才有所用則豈在所絶哉使之居外則足以效其所長而不至於害吾之治此　太上皇帝所以不棄揚祖也生乎斯時者尚安有不遇之歎

辛丑鍾相陷澧州守臣黄琮等十餘人皆為所殺澧陽縣丞葉畬戰死　三月癸卯朔宗弼去平江府

甲辰初婁宿既陷陜遂與其副撒离喝長驅入關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彥李彥琪將所部拒

吳玠治兵秦鳳

之于彭原店端自擁大兵屯于邠州之宜祿以為聲援敵乘高而陣晝宿引兵來犯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敵人因目為啼哭郎君既而敵師復振官軍敗端退屯涇州敵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中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效死無復潰散者矣　丁酉張浚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熈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

大食來貢不受

祉言所獻眞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瓈非服食器用之物不當受　上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得受仍加賜遣之

龜鑑曰寶器異物即命碎之內府珠玉即命投之螺鈿什物悉皆銷毀幄帟文繡一切屏去銷金鋪翠則有禁龜筒玳瑁則有禁眞珠文犀則有禁廣州貢珠則罷交趾獻羽則罷川蜀錦繡則又罷且作損齋以自誓而　上謂宰相曰捐數十萬緡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吾君之儉何如也

時浚率步騎數萬人入衛至房州遇德音知敵騎退

奉養太后

竄林杞呂熙

乃還　壬子金人入常州　甲寅先是上諭呂頤浩曰朕初不識　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己出宮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調製令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中惟　皇太后不惟相别數千里外加之胡騎衝突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迎奉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　林杞除名連州編管坐提點福建刑獄日與呂熙共殺張政也熙配惠州牢城詹標初手執傳及是亦坐獄辭不伏而死　丁巳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選者江淮

金山之捷

宣撫司潰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阜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仍遣偏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者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即宗弼也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　己未　上御舟復還浙西辛酉　上御舟發溫州晚朝執政登舟奏事　上曰張

張浚措置有條

褒元祐忠賢

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薦人用士持心向公張俊辛永宗皆言陝西將帥往往伏浚謀略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王綯曰張守嘗語臣浚好謀有大志嘗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今果能行所言眞不易得　上復言浚用孫握代辛興宗按王擇仁等罪稱善者久之　壬戌御舟次章安鎮　故朝請郎張耒贈右文殿修撰故朝散郎晁補之朝奉郎黃庭堅宣德郎秦觀皆贈直龍圖閣又詔故右司諫江公望監察御史常安民各官子孫二人時方襃錄元祐忠賢以耒等四人爲黨籍餘官之首而參知政事范宗尹言公望安民論事剴切故首及之　乙

罷幸蜀議

丑 上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為復須到浙右 上曰須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御所奏往宣州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為當謀入蜀 上曰朕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只可備萬人糧恐太少頤浩曰若第擕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 上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榷貨鹽錢以贍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為軍食王綯曰議者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 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

趙鼎請幸公安

事也元帥盡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宗維乃令希尹馳白金主晟晟許之　夏四月甲戌　上御舟至明州之城外　御史中丞趙鼎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陜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為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陜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頒詔張浚未可長驅深入姑令五路各守其地掎角相援可也　乙亥　上發明州　癸未　上次越州駐蹕州治　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宗弼相持于黄天蕩而孛堇太一圍楊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為動敵乃趨眞州時

太一軍于北宗弼軍于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荅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服明主足相全也呂頤浩闊敵窮蹙乃請 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爲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兀朮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 上納之 甲申下詔親征 乙酉御史中丞趙鼎爲翰林

三省密院同奏事　金敗韓世忠

不同朕當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汪藻草制略曰占吏負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遂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時王綯與頤浩論頗同乃累章丐免於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　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　是日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績宗弼既爲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

大驚金人遂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風使篷往來如飛宗弼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僑居建康教敵人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篷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敵以火箭射其篛篷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敵輕舟襲追之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世忠與餘

不乞名敕
許空告

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宗弼乃得絶江遁去

大事記曰張俊以孤軍敢與敵戰而有明州城下之捷陳思恭邀擊於吳縣而有太湖之捷牛臯邀擊於荆南而有寶豊之捷岳飛邀擊於荆南而有静安之捷而韓世忠捷於鎮江敵勢尤爲窮蹙雖海舟無風天時未順而順浩固請幸浙西下詔親征兵勢稍張而敵自是不敢復過江矣

丁酉御筆趙鼎依舊御史中丞鼎即出視事　辛丑詔比年爵賞失實名器浸輕自令將帥監司毋得乞空名告敕如實有功保奏推賞大臣出使亦如之

銷弭朋黨

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留守司同統制牛臯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　五月癸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　上過明州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具至台州而守臣晁汝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至是進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爲則□知原宋煇皆當黜矣臣觀近歲宰相一罷則凡經遷擢者悉皆擯斥目爲其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　上曰朝廷人才豈有易相一切進退第以簡儉褒汝舟則好惡自明如汝爲輩不必皆黜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汝爲故有此論　甲辰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范宗

范尹復鎮
宗議藩

尹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江北荆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土豪潰將或攝官守之皆羈縻而已宗尹以爲此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乃言於 上曰昔 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河南江北數十州爲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爲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爲

金決議立劉豫

輪修時政記

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爲之使恩有所歸 上決意行之遂以爲相宗尹時年三十三自漢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 丁未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將分往山後草地避暑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意宗維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純宗維報曰戴尓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顧爾當就位我當以孝純輔爾其議遂決 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 庚戌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革舊制也 辛亥 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

論用人法

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一省郎未至甚費苟得其人其利博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者方除從官可為從官者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材出　上曰善　統領赤心軍馬劉晏與戚方戰于宣州死之　壬子金人焚建康府掠人民奪財物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宗弼屯六合縣敵之輜重自瓜步口舳艫相銜至六合不絕淮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敵去以所部邀擊于靜安勝之

靜安之捷

夜有赤雲亙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

赤白雲氣之異

沈與求論天變

之祀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令號令出於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虔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修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時罷行之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羣臣之議擇其便宜斷自聖心汲汲行之論相者天子之職也願以所屬意之臣親製宸翰禱于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等事詔三省以次施行　癸丑同簽書樞密院事張守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呂頤浩繼相凡兵政悉隷御

趙鼎正西府體

宋昌祚等死節

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樞密
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臨安鼎始檢故事舉行
以正西府之體　甲寅金兵取定遠縣節制淮南軍
馬閻勍爲所執至南京欲降之不可敵怒敲殺之
統制官巨師古與戚方戰于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
遂引去　乙卯參知政事王綯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始宗弼渡江和州兵馬都監宋昌祚權領州事率
軍民固守遠敵北歸擊破之昌祚與權通判唐景歷
陽令蹇譽司户徐兟歷陽尉邵元通皆死　丁巳宰
執擬至海州東海縣李彥先遣人至行在秋聞登萊
積粟頗多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　上

曰登萊諸州自道路榛梗不及令既未能厚加撫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輔臣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

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於民將有以勞之必先有以佚之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予之則民不怨澤未浹而賦斂先焉豈所謂勞來安定之術哉艱難以來山東道梗 太上皇帝慨然念德澤之不及撫恤之未能其心未嘗不欲固結東民以圖恢復之効而大臣慮不及遠乃欲輸登萊之粟以助軍宜聖意之所不取也

戊午詔復置權尚書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滿二

年爲真補外者除侍制未滿除修撰時宰相范宗尹建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超躐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有是命　初　上在明州諸班直爲亂旣誅其爲首者遂廢其班及還會稽乃命御前親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嚴然皆烏合之衆至是趙鼎因奏事言　祖宗於兵政最爲留意蓋自藝祖戢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爲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首緣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路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　祖宗之

國子監別試

戒用掊尅吏

法廢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　上悟尋復舊制　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釐務官子弟並赴國子監別試

癸亥陳桷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桷嘗爲尚書郎以學行稱范宗尹奏令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不留桷行在　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掊尅之吏如變賣度牒計置錢物雖有寬恤之名而實皆掊尅也

臣留正等曰甚哉掊尅之吏之爲斯民害也蓋其處心積慮惟在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雖剥膚椎髓無所不爲而民之咨怨初不皇恤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矣

流寓附試

詔建藩鎮

詔河南北陝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保毋得過二人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烽火之虞永惟涼眇之資屬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荊淮接于畿甸豈獨植藩籬於江表蓋將崇屏翰於京師欲隆鎮撫之名爲假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閫外詔辭直學士院綦宗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分並分爲鎮除茶鹽之利國

計所係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
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知
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
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
顯有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即令世襲
上曰未須爾輔臣奏江北殘破若不許世襲恐不能
死守 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
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所不及

大事記曰自范宗尹裂諸路為鎮撫使而李成敢
於犯江浙桑仲敢於窺蜀 紹興以來雖李成權
破張用招安李允文革面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

趙立斬葛進劉偲

潭范汝爲據建州楊么據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而內郡之民皆盜矣

同知樞密院淮南兩浙宣撫使周望以脫身先遁致失蘇杭降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　乙丑知楚州兼管內安撫使趙立爲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賫書誘立令供賦稅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已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偲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偲大呼曰公非吾故

趙立忠義之督　行布衣獻言　張浚起復王庶

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問故人耶趣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向風下之　戊辰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及諸州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並罷　己巳布衣程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隣有警即令應援上謂大臣曰此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其為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朝廷美事也遂批旨行下　庚午初張浚之入蜀也朝議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為參議官與偕行庶俄以母喪去至是桑仲頗窺興元而上行未至浚度諸將無可用乃起庶故官知興元

集議駐蹕　合江南漕司　罷御營歸密院

府兼利路安撫使　劉超據荊南府分衆犯峽州兵馬鈐轄渠成與戰爲所殺超遣彭筠犯復州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　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三衙諸軍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有未盡者許實封以聞　癸酉合江南兩路轉運爲一司　衡州居住周望再責昭化節度副使連州安置望竟卒于貶所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爲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爲兩府兵權付以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用罷御

復給官告　改御前軍號　重修敕令

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速房焉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

監察御史萬格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詳官也　乙亥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並給告陞朝官以上給勅初授官人給綾紙自渡江惟侍臣給告至是漸復之　丁丑盛方犯安吉縣詔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庚辰命宰臣范宗尹提舉詳定重修敕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先是有詔以嘉祐政和敕令格式對修成書至是始設官置

重修敕令　楊幺作亂　范宗尹論封賞濫

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就兼詳定刪定等官仍
召人言編敕利害踰年乃成　鍾相之敗其黨楊華
楊太等聚衆於龍陽太年幼楚人謂幼爲幺故以幺
目之　和州進士龔楫率民丁襲敵于新塘爲所殺
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
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爲所殺
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
賞皆釐正之自越州駐蹕以來已收使人令吏部拘
收付身毀抹　右正言吳表臣論近臣不以縣令爲
重故爲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改擇可用之人
必先使爲縣令顧其才誠可用則必有善政以惠斯

論擇縣令　趙立攻敵　論潘良貴勸誅殺

民縱或不能亦必強勉為善　期他日之獲用矣夫天下者積諸縣而為之者也縣令皆得其人天下豈有不治輔臣進呈　上曰　祖宗謹守資格必兩任縣令以至守倅然後內為郎外為監司又擇其賢者然後為侍從范宗尹曰大凡進用不必甚驟久於其職然後究知利病而奔競之風息　楚州鎮撫使趙立引兵攻金人孫村浦寨不克而還　壬午執政奏以潘良貴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　上曰良貴頃為諫官與表植皆勸朕誅殺　祖宗以來未嘗戮近臣故好生之德信于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諍之職尤不可以此導人主　乙酉詔皇兄忠州防

立益王主奉祀　汪藻乞治贓吏　呂頤浩等鎮江浙

禦使安時權主奉益王祭祀自　仁宗以來諸王後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　權直學士院汪藻言今欲卹民莫大於去貪殘之吏　祖宗時吏犯贓者無大小皆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爲清令縱未能舉祖宗之典姑擇其一二大者眞決黥配以戒其餘仍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犯贓與之同罪不得以自守原免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贓吏不聞朝廷而爲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民漸被實惠疏奏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卒施行如藻請　丙戌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劉光世爲兩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朱勝非

張俊降戚方　要高官受招安　以用簽軍

爲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戊子詔遣使撫諭
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
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方討之會統制官岳飛
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
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詔遷方武翼大夫以
其軍六千人隸王𤫊軍俊因以方爲裨將時人爲之
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
獲敵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
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爲敵人鄉道上
曰此皆吾民也不幸失於敵人驅質而來豈其得已
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　上

貸魔賊黨　論守資格　謹守和糴

以爲然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欵狀　上曰此等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越州市其餘皆釋之　壬辰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盡循資格賢愚同　輔臣進呈范宗尹曰苟有豪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謹守資格　上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爲輔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並進若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　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衆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廣東糴十五萬斛並儲之漳泉福州浙西以銀十萬

置客院幹官　駁王繼先遷官

兩錢十萬緡糴之儲於華亭縣浙東以銀十萬兩糴儲於越溫台州應屬郡非茶鹽及朝廷寄樁錢皆許爲糴本諸統兵官非有御書而擅取及所在州擅取之者皆從軍法　置樞客院幹辦官四員　初和安大夫致仕王繼先以覃恩特換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伎術雜流而易前班則自此轉行更無拘礙深恐將帥解體　上覽奏諭輔臣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實有奇效可特令書讀直柔再奏外議謂醫官用藥有功自當於本色官遷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無是三者雖入仕日久不以輕

論安懷學
王石史

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愛惜以塞亂源是日進呈　上曰繼先初未嘗有請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議遂寢

史臣曰以一人臨天下其勢常信不以一己之私勝天下之公則其義當屈聖人不恃其信者而嘗畏其當屈者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也

丁酉郭仲威犯鎮江詔統制官岳飛以所部擊之

己亥朝散郎江躋爲監察御史躋入見論天變事甚悉　上以其有史學他日謂大臣曰令士大夫知史學者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數

衍枝蔓漫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為誤者上深以為然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七

令世朝　罷宜揮　張薦飛
光稟旨　便旨　俊岳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

高宗皇帝八

建炎四年秋七月癸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宣撫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臨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稟朝旨　詔諸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旨揮者並罷　甲辰命劉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諸軍權聽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旨揮許之　丁巳申命元祐黨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　庚申昌州團練使岳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俊薦也
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

比較
上貢

金立
偽齊
劉豫

進仁
皇訓
典帝
學書

處中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　金主晟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禮部侍郎韓昉册命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册文略曰咨尔劉豫素懷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昉有文學仕遼爲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詔令多昉所草也　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　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札令冲投進從

編樞庭備撿　論劉光世牒六曹　季陵乞敘用姦黨

之　詔迪功郎王銍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　祖宗
兵制其後書成　上覽之稱善命銍改京官賜名樞
庭備撿　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
以為令國勢浸弱藩方大臣所宜尊奬王室若帶儀
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以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
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詔以章示光世　戶部侍郎
季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
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顧所使如何耳自古以為
才難使人不當求備紀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

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
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拔拭
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矣自崇觀以
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由詭道以饕寵榮坐此當
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陛下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
雖皆赦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未容貸文致其罪
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
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
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自古有之臣
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
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許以自効

堂闕還吏部

命進故事

書郭子儀傳賜諸將

非誤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自今堂除窠闕內不載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撥還吏部　甲戌詔曰輪侍從官一員具前代及　本朝事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謝克家請也既而綦崇禮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　丁丑起復神武左軍統制韓世忠遷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録守江之勞也翌日　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

贈常安民江公望官

等呼諸將讀示之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使錄扈蹕及平盜之勞也　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加贈諫議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丞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李陵轉對乞收用近年廢黜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　上怒命撤之范宗尹請坐三章行出　上曰　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當未出則給舍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而為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旨也　庚辰　隆祐皇太

后至自虔州　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楊州城下死之　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户部侍郎李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　上意方向宗尹不以爲然會與求再上疏劾李陵言其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爲馬之語宗尹乃求去　上遣中使押入銜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事君不當懷祿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爲姦事功決不可立　上宣諭再三宗尹却立不進守力請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已卯御批請陵以

沈與求李陵罷

張浚取永興軍

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　上許之乃詔陵身為侍從疑誤朝廷欲収姦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　癸未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　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入寇浚聞宗弼躊躇淮上度敵必再取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通判敘州王賞獻養威持重之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

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
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曰高山峻谷
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
據嵯峨之險守關輔之地兵即大至決不容爭此土
浚皆不聽參議軍事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
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
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
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
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塡禁軍爲名實
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
盡合及財用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

足要宿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擊萬一黏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寇因糧於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爲客而彼常爲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是我爲主彼爲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言復命先是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既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

論斂吏民

科贓害

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羈管陝西倚端爲重及慰軍情頗不悅浚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維問罪乃以玠權永興軍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

丙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乞蠲太母所過秋税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税若復蠲放恐州郡經費有闕必致橫斂　上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贓吏害民最宜留意　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死徒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贓雖未欲誅戮杖若脊流配不可貸也

臣留正等曰設官吏以牧民志不在民而貪黷是

閭民之賊也 藝祖皇帝懲五季之弊凡贓吏一
切棄市 藝祖豈好刑人哉誠以不如是則不足
以行仁政於天下者也而況艱難以來生民之困
極矣撫摩涵養民猶或病而貪黷之吏乃敢剥刻
以肆其無厭之求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乎故 太
上皇帝惻然念常賦之不可免而欲不貸贓吏之
罪聖上斷然舉而行之懲一而百懼其眞得 藝
祖太上皇之心歟
丁亥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領徐州觀察使是時
張榮在鹽城縣界亂鴉張立覘擊破之併是糧食將
經營京東行次寶應縣承州報敵復聚兵楊州立遂

敵圍楚州

命劉岳援楚州

廢越州権務

歸而完顏昌已傳城下立慨然曰敵終不去惟有竭
節守死此州而已晝出兵破敵敵圍之　己丑詔通
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陷楚
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
武右軍都統制張浚往救之俊曰立孤壘危在旦夕
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見　上曰江
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
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與立腹背掩擊仍令
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自分権貨務場
於臨安而商人不復至行在詔廢越州務場　辛卯
帶御器械潘永思罷永思護六宮東歸盧益頗與之

不私戚里　范汝為作亂　篆韓忠彥碑　劉光世不撰揚楚

交結為諫官吳表臣所論上曰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婕妤兄弟皆小官鄉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癸巳建州民范汝為作亂守臣韓琚遣州兵出戰為所敗乃命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　甲午中散大夫韓璩為其父忠彥請謚　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　上篆其神道曰世濟厚德之碑謚文定　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畏金人之鋒不能揚(撓)楚但遣統制官王德酈瓊將輕兵以出是日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　九月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王林犄角逼逐敵兵渡淮時完顏昌

趙立與敵索戰

劉豫僭位

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驍敵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奮二槍敵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幟邀戰立以三騎應之敵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敵益攻之　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初軍民聞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大赦偽境赦文略曰朕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既立復還東平　癸丑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黼

論堂中取部闕　許越訴贓吏　罷兩省檢正　趙立死節

用事有諂堂而求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家獻之以自效為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者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　甲寅言者論近州縣之吏贓貪頗衆欲望應官員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守令不即按治並行黜責庶使舉刺之官不敢坐視贓吏既去民皆樂生從之　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正官　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為四員　金左監軍昌犯楚州守臣楚泗州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翌日填壕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敵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

卻韓世忠進馬　漸廢鎮撫使

詭計且令此輩匹馬隻輪不返上城門未半敵飛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敵矣令鑾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終而絕　己未　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敢乘朕荅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用之卿可自留以爲戰備　辛酉承州天長軍兵馬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薛慶也廢天長軍爲縣隸揚州盱眙軍爲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使稍因事併廢矣　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而用直龍圖閣蘇遲爲都司范宗尹曰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置屬官

臺諫不當薦官

富平之敗

蓋資贊畫之益遲雖名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 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其人為其官趙鼎曰惟可論薦臺屬張守曰亦須得旨乃可薦 上曰然 癸亥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 上亦以敵萃兵淮上命浚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時權永興軍路經略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以復鄜延諸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以錫為統帥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

聞之急調宗弼自京西入關與婁宿會官軍行至耀州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宿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書凡數往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浚以婁宿爲怯曰吾破敵必矣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旗以懼敵婁宿曰彼紿我也敵遂薄我軍錡身先率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敵更薄環慶軍他路

趙鼎諭劉光世

敵拔楚州

軍無與援者會哲擅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遂大潰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　丙寅賜劉光世銀帛二萬匹兩為渡江賞軍之費先是有言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簽書樞密院事趙鼎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共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坐視不救滋長敵勢留無窮之患　上聞之曰諭諸將當如此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拔之趙立家屬先死于徐以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中書記城陷遂沒立為人木强不知書其忠義蓋出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

趙立比張許

苦每戰擐甲胄先登衆畏服樂爲用其視敵人如仇每言及必齧齒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兵爲言自敵來中國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皆爲其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咸出其上是役也敵銳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立以其軍蔽遮江淮故北師亦因弊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巡許遠不能過云 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趙哲于邠州遂責劉錫爲海州團練副使合州安置初諸軍既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曰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

張浚斬趙哲

命擁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檛擊其口斬于堠下軍士為之喪氣哲已死諸將聽令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朱勝非閑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陝服之甲兵凡三十萬衆與彼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計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通鑑曰富平一戰偶為趙哲離部以取敗夫勝負

兵家之常鄧禹有關中之敗子儀有相州之敗孔明有街亭之敗而富平之以速戰敗者公非不知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臨行天語三年而後出師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襄漢令也敵駐淮甸有再入吳越之謀萬一犯屬車之清塵縱欲提兵問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顧利害不計勝負而決於一戰也

臣僚上言建州軍賊作過將官曹維方到任繼而趙哲招撫不以軍賊叛逆在歷奏劾除名有旨體究詣實改正依無過人例又言范琪為衢州開化縣令其邑僻遠叛賊苗劉所不到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

詔令當取信　秦檜自北歸

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

臣留正等曰曹維未嘗有罪而被罪范琪未嘗有功而奏功　太上皇帝既得其實亟加改正曾不旋踵若使維之罪不雪而琪終冒其功在二人固未足道而於賞罰大柄無乃終累乎臣於此二事有以見　太上皇帝之於賞罰必務覈實以求中也

己未王以寧乞下詔幸蜀俾敵人罔測乘輿所在

上曰詔令所以取信於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何以取信于民　秦檜自楚州孫村歸于漣水軍丁禩水寨遂泛海赴行在

朱勝非閒居録曰秦檜隨金北去爲大將撻辣任用至是與其家俱得歸檜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業在濟南敵爲取千緡贐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亦無故人知其非逃歸也

林泉記曰檜在大金爲　徽宗作書上粘罕以結和議粘罕喜之賜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爲內助

李心傳曰檜與何㮚孫傅司馬朴同被拘三人不得歸而檜獨得歸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至踰河

越海並無機察此可疑二也檜自謂隨軍至楚定計於食頃之間向使敵人初無歸檜之意第令隨軍則質其家屬必矣胡爲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張邵所奏謂檜衣褐憔悴蓋被執而訓口讀而檜自敘乃云劉靖欲殺已以圖其囊橐既有囊橐豈是棄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檜初歸見　上之兩言始相建明之二策與得政所爲前後相符牢不可破豈非檜在北庭嘗倡和議而撻懶縱之使歸邪

癸酉執政進呈諫官論疏　上覽之甚悅謂范宗尹曰近來臺諫官無一日無章疏亦未嘗放過一事

喜臺諫言事　論蔡卞奸邪　久雨放僦錢　尚食勿進鶉兔

趙鼎曰陛下開廣言路奬拔言臣是以人人得以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丙子　上謂范宗尹曰比閱王球家所収　上皇書畫有御製鴝鵒賦京卞皆作賦題其後卞賦盛言繼述　哲宗之志屏斥元祐之人而致斯瑞豈非奸邪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卞之力也　己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僦錢十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癸未　上謂輔臣曰聞城中百物貴踴將士經此寒苦可念　太上日饋朕盤飧問内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鵪鶉亦三數百朕知之飭尚食勿進鶉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此天下幸甚　乙酉言者論天下三年之通喪後世

罷舉臣起復

不峻責劉光世

有從權奪服之舉者所以移孝為忠徇國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邦彥為發運使姜仲謙為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有寅緣請托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起復者此何理邪欲望一切罷去于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遣其餘皆罷之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詰劉光世違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為身謀不恤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　上以批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　上曰光世當此一面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

三省密院慶敵　李勍仁作亂

陛下待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爲報　己丑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時敵留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縣各爲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爲敵不來而爲陛下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爲敵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　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辛卯虔州進士李勍仁與其弟世雄聚衆于羅源有兵萬餘是日破虔化縣又入石城縣詔江西兵馬副都監李山與吉州統制官張忠彥會兵討之　丙

論彥孔
李成
二寇

申馬進急攻江州兵馬副鈐轄劉紹先統兵迎敵雖撻而攻城愈急　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彥威李成人馬宗尹曰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浚留越州相為聲援　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懷世忠兵少與李成相距萬一決戰小有敗衂國威愈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忠勇不畏金兵敢與之戰使張俊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親督諸軍廵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平此二方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輩乘間深入愈難支吾　上曰卿所慮極當顧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謀未必皆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　十一月

封謚呂公著等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咸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奠安四宇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廵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 上既數下詔褒録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舉及是 上汲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録所司一一契勘褒贈遂追封公著魯國公大防宣國公謚正愍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

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載之信史實冠臣隣㫌三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褒贈

之恩未及猶及已也況　太上皇帝成命亦既有在乎其有未及者舉行於今日亦　太上皇帝之志也

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丙午秦檜入見檜自言殺敵之監己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翌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且乞　上致書左監軍昌求好　丁未試御史中丞李直柔簽書樞密院事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　上曰檜朴忠

喜得秦檜　增諸路酒價　配贓吏孫戍　改樞密院幹官名

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　二帝　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令劉光世作私書與之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國解仇議和蓋自檜始　辛亥兩浙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賣酒錢上等每斛增二千八百下等增千八百從之　壬子權知湖口縣孫咸坐贓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　上謂大臣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黥而特配尚為寬典　乙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下　丙辰金左監軍昌陷泰州　己未金人陷通州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

講官進故事　劉豫改元　張浚退軍興州　吳玠屯和尚原

量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　上特命留之量留百司在□□□□

辛酉偽齊劉豫改元會昌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初我師既潰於富平慕容□叛乃遂引兵而西於是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權環慶經略使孫□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乃入德順軍浚聞遂移師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自邠南歸也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浚以為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

蜀軍復振

鳳翔民輸芻粟

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振淺哀死問傷録善咎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恩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口厚遺以銀帛民又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己卯　上以　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　后曰吾老矣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但有一

事當與官家言之吾遠事　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意於官家也　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　神宗　哲宗兩朝實錄蓋張本于此　辛巳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為任

壬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　上謂回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自戢　上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三兩人可矣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

宜　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
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
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荐經兵戈民去
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
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
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
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
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之利也疏奏未克行
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　　初徽猷閣待制洪皓
與右武大夫龔璹持命至太原敵令其陽曲縣主簿
張維館伴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璹

洪皓
不屈

至雲中時通問使王倫閤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
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 兩宮以 本朝
遣倫等來通問於是 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
而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偽齊皓力辭不可宗
維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劍夾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
嗒曰此忠臣也宗維怒少霽遂流遞于冷山雲中至
冷山行兩月程距金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
八月而雪右監軍布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
食盛夏至衣犓布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麪而食